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十四回 女英雄戰敗花太歲 老花子打跑南烈門

第三天一早，校軍場人山人海，皇上由文武群臣陪著，坐在彩苦殿，兵部司馬童貫、鎮京副帥張毅二人在蘆棚裡負責標名掛號。中軍官高聲喊道：「下面比武開始，第一項是練鐵刀，哪位英雄下場？」

校軍場當中放了一口大鐵刀，衛名「樣刀」，這是一種比力量的工具，象槓鈴、石鎖一樣，誰用這種刀練的刀花多，證明誰的力量大。頭一個標名下場的叫花面閻君姚山動，他練了十八個刀花。接著有趙天雄、趙海雄、趙飛雄，賽周倉周俊芳、賽黃忠楊秀等人紛紛來練。

唐鐵牛、樂寶等人都站在看台上觀瞧，這幫人唐鐵牛全認識，知道他們都是阮英的朋友。

這工夫，又聽有人嚷了一聲：「我下場！」正是花太歲美金剛高登。高登來到前而，撇齒拉嘴地把大鐵刀一抄，這鐵刀有二百多斤沉。他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，練了幾十個刀花，

「撲通」把鐵刀放下，把高登累得氣喘吁吁。汗流滿面，這小子是玩命來的。旁邊過來兩個家將要攙他，「閃開」他心想：也不看看火候，這時候來攙我，多掉價呀。這小子緩了緩氣，大搖大擺地躲到旁邊去了。林素娘一看，這工夫，沒有什麼人下場了，該我下場了，林素娘來到鐵刀跟前，沒用手去拿選個鐵刀，用她的小靴子在刀桿上搓「突」把這個刀桿就搓到腳面上來了，右腳一使勁，這勁頭得有多大啊，「啪」這個鐵刀踢起來有一丈多高，「砰」用手接住，這一下呀，周圍這些人全傻了。「哎喲！這丫頭好大的勁頭啊！」她這一手，把周圍的人給震住了。姑娘把大刀在手裡一掂，運用自如，「啪……」閃展騰挪，這個刀在姑娘手裡刀花變化，周圍的人看得眼花繚亂，姑娘練了近百個刀花，「撲通」把刀扔下了，衝著周圍一抱腕：「大家多見笑了。」皇上連連點頭，心想：「真是絕技的女人哪，好本領！」高登氣得夠嗆，哎呀，這丫頭真有兩下子，姑娘第一項算第一了，沒有再蓋過她的人。

下邊再進行第二項：射箭。箭射金錢眼，一馬三箭，誰要中三箭，那就算是第一。軍卒們把金錢由西面就吊起來了，下面比武的進場吧，有的中一箭，有的中兩箭，還有的一箭不中，差不多了。高登一想，我的箭法我感覺不錯，我今天試試。高登上了馬，手裡拿著三支箭，「啪！啪！啪！」這小子今天還算趕時了，三箭全中了，自然是洋洋得意，暗想：姓林的丫頭，我這三箭頂天了，你還能射四箭嗎？高登把馬拴到旁邊，林素娘一看，又該輪到我了，姑娘來到彩苦殿的跟前衝著皇上一抱腕：

「萬歲，這個箭我不會射。」

啊？駙馬呂剛一聽也愣了，八王爺一聽也是一驚，唉呀，這姑娘武藝不算全面哪，不會射箭！皇上問：

「你是不曉得箭法？」

「不是。萬歲，我沒練過一馬三箭，我練的是九箭。」

蔡京一聽氣得腿肚子抽筋兒。多狂啊，她沒練過三箭，她練過九箭。

旁邊有軍卒給林素娘把馬拉過來，姑娘扳鞍鈎鐙跨上寶馬粉麒麟，手中拿著幾支箭一張弓。姑娘心想：「我跟我師父學藝十二年了，今天也讓這幫朝臣知道一下我的藝業。姑娘雙腳一點鐙，鐙扯繃鐙繩，這匹馬「踏踏踏踏」就跑開了，姑娘手裡頭拿著這張弓，前手推弓「挽泰山」，後手拉弓「月兒圓」弓開弦響，「當當當當」「嗖嗖嗖嗖」這九支箭全穿過了金錢眼，頓時全場沸騰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：「好啊！」

「呀！」姑娘把馬勒住：「眾位我丟丑了。」

高登一看，小丫頭，你真掩人哪，這回到比武的時候了，我讓你最後敗北。緊接著宣佈第三項比武奪魁。首先是林素娘與高登。高登拿著一條齊眉青銅棍，來到林素娘的跟前。

林素娘由馬上跳下來，一打量這個人，只見他是細高挑，一張大白臉，吊梢眉，耷拉眼角，長得象一個喪門吊客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哼，小丫頭，連你家公子爺花太歲美金剛高登都不認識嗎？」

「噢，你就是高登，早有耳聞。今只比武，對您如有磕碰請勿見怪。」

「小丫頭，你少要賣狼言，你看棍！」

「嗚——」這條青銅棍奔著林素娘就砸下去了，林素娘轉身來到了旁邊，抽出了幹將寶劍，「看劍！」劍往前刺，跟高登就戰到了一處。林素娘的這把寶劍，光閃閃。冷森森，如同閃電，好似銀蛇，林素娘竄前跳後，閃展騰挪跟高登打了六十個照面，「咔嚓」劍光一閃，把他大棍就削掉了半截，高登一看，把棍削短了，我拿它當棒使吧，「嗚——」又奔林素娘打來了。林素娘繞了兩個照面，「咔嚓」又削掉一塊，「咔嚓」又削掉一塊，這回把這條大棍削成擀麵杖了，把高登氣得眼睛都紅了。這工夫，忽聽在北面有人念了聲佛號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！善哉！」幾步就來到校軍場的當中：「高公子請到一邊，我來跟她比武。」

林素娘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出家的老道，這老道青道帽，青道袍，背背寶劍，手拿拂塵尾。站在她的眼前洋洋得意。這老道五十多歲，胸前一部黑髯。唐鐵牛可看明白了：「唉喲，這不是老道南烈門麼，他怎麼也到這兒來了？這老道可有絕的，他會天、地、人三才掌啊。林小姐可別吃了虧呀。唐鐵牛暗中擔心。

林素娘雙手一抱腕：「道爺，請問您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無量佛，貧道南烈門，丫頭過來跟我進招吧。」

「道爺，您是出家之人，您也要跟我比武嗎？」

「怎麼著，出家人就不能比武嗎？比武爭魁，為國出力，吾雖出家之人，但仍有報國之心。」

「道長，因斯我師父也是出家之人，我跟你比武，當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，萬一把您得罪了，我對不住我師父。」

老道一聽，哈哈大笑：「小丫頭，出言狂妄，難道說你準能勝我嗎？看劍！」

老道亮出寶劍奔著林素娘就刺去了，林素娘一閃身，這工夫聽有人嚷了一聲。

「姑娘，我也來比武！」

柱教軍場的東門進來一個要飯花子——一干巴老頭，唐鐵牛一看認識，唉喲！這是我的老朋友，這不是那位到處找兒子的乾巴者頭嗎？不知這個老頭的兒子找著沒找著，他怎麼到教軍場來了呢？這個者頭農裳襤褸，手裡拿著打狗的棍子，腳底蹬著一雙差伴的鞋，「踏踏踏踏」老頭就來到教軍場的當中。

「姑娘，你到旁邊歇著去，讓我用這個打狗的棍子和這位比比武。」

南烈門一聽這個氣呀，怎麼要飯的也跑這起鬧，護場官兵怎麼也不攔著點兒呀！

「要飯的老花子，你活膩蒂了吧，你也來比武嗎？」

「啊。許老道比武，就不許要飯的比武嗎？說不定比贏了，我就不要飯了。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呀，姓甘，沒大號，小名叫老兒。」

「你叫乾老兒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呸！我是你千爺爺，看劍！」

南烈門寶劍奔著老花子就刺去了，老花子一閃身，「著傢伙！」打狗的棒子就奔他打去了。老道急忙往旁邊一閃，差點就把老道打上。老道一看，這不是一個耍飯的老花子，這一定是一個世外高人，這身子怎麼這麼快呀？沒過兩三個照面，「啪！」這個打狗的棍子，打在了老道的後背上，「唉喲！」老道趕忙往旁邊一閃身，縱出擊有五尺多遠。老道當時臉紅了，我不能再跟這個老花子戀戰了，打長了沒我的好處。「老花子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你我後會有期！」這老道轉身跑了。

「啊，別跑了，十年呢，我看你今天就活不過去了，追！」

老花子「嚓嚓嚓」在後面就追下去了。庸鐵牛直嚷：

「我說老朋友，乾巴老頭，你兒子找著沒有哇？」

老花子回頭看了看唐鐵牛，繼續追老道，一直追出了教軍場，二位再沒回來。林素娘站在教軍場當中，繼續比武，方才的姚山動、吳賓、趙天雄、趙海雄、趙飛雄，幾人相繼敗在林小姐的手下，皇上一看高興了，立即封官，那個高登，料定自己必在林素娘的帳下聽用，不願屈從，一怒而去……

皇上當時把林素娘宣到彩苦殿前，封她為二路兵馬大元帥，封姚山動為正印先鋒官，吳賓為副先鋒，其他那些人都在姑娘帳下聽令。皇上給林素娘準備三十萬大軍，叫她多帶糧草，三隻後起隊。林素娘就住在教軍場，操練軍馬三天，第四天，朝裡的眾位大臣，陳清秋、蓋嬌娘都來到教軍場給元帥送行，三聲炮響，林元帥帶領三十萬大軍離開了東京汴梁，直奔鐵甲關開來。

兵馬正往前行，前面探馬來報：「報，報元帥，前面來到巨齒狼牙山，山上有三千多賊兵，聽說大寨主叫孟春達，聞說此人力大無窮，狂野成性，官兵剿拿，都被他打敗，此番揚言，要劫我軍營。」

「再探再報。」

正在這時，後營亂了，趙天雄來到元帥跟前：

「報元帥，大事不好，後營有人把糧草車劫走十輛，為首一彪形大漢闖到營中，兇猛異常，轉瞬間劫糧而去。」

林素娘聞聽，肯定是巨齒狼牙山上的那個大寨主下山了。急忙傳令：

「人馬兵發狼牙山！」

離狼牙山二里地，放炮安營紮寨。元帥坐到了中軍大帳，立即派姚山動、吳賓二人，帶兵討伐狼牙山。

姚山動、吳賓兩個人外面上馬，每人手裡頭拿著一條鎗，帶領三千宋兵，三聲炮響，列隊出營，姚山動說：

「吳先鋒你給我觀陣，我先去討敵。」

姚山動催馬來到山下，一看狼牙山，立陡石崖十分險峻，當中有一個盤道，寨門緊閉，上面挑著大旗是順風搖擺。

「喂，山上的賊寇。趕緊稟報你們的大寨主，讓他下山送死。把糧草車速速送回，否則，天兵到此，要踏平山寨。」

姚山動這麼一罵，嘍兵一看，宋軍討敵了，趕忙跑到聚義廳，報告大寨主。這個大寨主，身高丈二，二十五六歲，藍汪汪的一張臉，紅眼眉，大環眼，獅子鼻，大嘴又，壓耳毫毛有三寸多長，頭上綰著牛心髮髻，上頭別著大竹簪，穿著一身青緞子的短衣，腰繫大帶，下面蹬一雙矮勒的牛皮靴子，說話憨聲憨氣的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山下宋軍管我們要糧草呢！叫您趕緊下山，不然要踏平山寨。」

「放屁，他口氣也太大了，還不一定誰把誰踏平呢。來呀，外頭給我韉馬抬人！」

他怎麼抬人呀，他手使一對獨腳銅人槩，什麼叫銅人槩呀？就是能工巧匠打的一對銅孩子，有小腦袋，鼻子眼睛全有。這銅人的姿勢是雙手合掌，金雞獨立的姿勢。這叫獨腳銅人槩，又叫獨腳銅娃。外面給他韉上寶馬花斑豹，他上了馬，手擺獨腳銅人槩，帶著五百嘍兵，放炮下山。到山下把隊伍排開，催馬來到前面一看姚山動：

「嘿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是二路元帥帳下正印先鋒官姚山動。」

「姚山動哇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我人送外號『恨天無把賽狻猊』叫孟春達。」

姚山動說：「你就是高山的大寨主嗎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把糧草車趕快送下高山，不然的話，叫你馬前做鬼，鏡下喪命。」

「嘿嘿，小子，你催馬來戰。」

姚山動擺開鑿金鏡「嗚——」奔他就砸去了。「開！」孟春達舉槩相迎，「當」地一聲，姚山動這十鏡差一點被打飛了，

「唉呀，連個傢伙好大的力氣呢。」姚山動跟他打了不過兩三個回合，膀子也酸了，虎口也破了。

吳賓催馬出戰：「姚先鋒，我來助你。」吳賓手裡拿一條亮銀燕翅鎗，兩個人是雙戰孟春達，倆打一個「開、開、開！」

「當、當、當！」兩人呀也打不了孟春達。這工夫，林素娘也帶兵來了，唐鐵牛，樂寶都跟著來了。林素娘手打涼棚一看：不行，姚山動、吳賓不是這個人的對手。「來呀，眾戰將，一齊往上上，」趙天雄、趙海雄、趙飛雄，還有許多軍官、將校催馬全過來了，把孟春達圍在了當中，孟春達擺開獨腳銅人槩，奮力迎戰，打得眾人兵器直飛，有的刀桿彎了，有的槍頭折了，眾人群戰，甚感吃力，林素娘一看這個人可真是一弔好將，如能收服，鐵甲關破重圍他可是用得著的人哪，我怎麼能把他收服過來呢。「來呀，軍卒，鳴鑼收兵！」眾戰將都撤回來了。

「你們給我觀敵瞭陣，本帥要親自戰他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林元帥呀，您可得多加小心哪。」

「三哥，您後邊給我觀陣吧。」林素娘催起寶馬粉麒麟。來到前面，「吁」，繡龍刀在馬上一橫。「嗨，你就是高山的首領嗎？」

「對，我就是高山的頭，咦？是個小丫頭哇？是女的，嘿嘿，你叫什麼名，大姑？」

林素娘差點沒樂了，他怎麼管我叫大姑哇，說話還挺和氣的。

「我是軍營當中二路兵馬大元帥，叫林素娘。」

「那你是營裡邊最大的官吧？對了。咱倆一樣，我是山上最大的頭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我是恨天無把賽狻猊，叫孟春達呀。」

「孟春達，你下馬投降吧，我不想殺你，把糧草車全給我送下來。」

「那不行，糧草不能給你，咱倆別打了，我媽說了的，不讓我和女的打仗。」

「怎麼著，不和女的打仗？」

「啊，我媽說了，跟女的打仗，我媽就要我的命，大姑哇，你回去吧。」

孟春達怎麼管林素娘叫大姑呢？這是他媽說的，他小時候就好打架，手腳還重，女孩子要惹著他，他也打，他媽怕他扭人家打壞了，就告訴他：「碰著女孩呀你都得叫大姑，不准和女孩打仗，要跟女孩打仗呀我就饒不了你。」

別看他傻乎乎的，可挺孝順的。所以，今天他管林素娘也叫大姑。

林素娘說：「你要不聽我的話，不下馬投降，不把糧草車送下來，我就要捉拿你。」

「你敢！我還要捉拿你呢！」孟春達說著一擺銅人槩……

林素娘擺刀先奔他踩下來了。

「唉，嘿，你，你真打呀，那我要把你打壞了，那怎麼辦呀？不打嘍，我回去嘍。」他催馬回去了。

林素娘有心追他，又感到這個人太古怪了，怎麼回事呢？一看他帶領五百嘍兵收兵回山了。元帥想：「我非得把他收下來不可，我呀應該用鑿兵之計，不然的話，誰也打不了他，不把他鑿累了整乏了，哪一個也不是他的對手，對，就這麼辦。林素娘跟唐鐵牛一商量，山下派兵是輪流討敵。孟春達剛回去坐到聚義廳，沒喝上一口水呢。「報！山下又來攻山，這叫是男的了。」孟春達上馬拿銅人槊。下山打了一陣。宋兵都跑回去了。他催馬又回來了，剛坐下端飯碗，沒吃上一口飯呢，「報！大寨主，山下又討敵。」他上馬又出來了，打了一陣，宋兵又回去了。他又回來了，剛坐下，沒等喘勻氣呢，「報，山下又來攻山。」「他\*的，打仗怎麼一股兒一股兒的……」

這是林素娘的計謀，林素娘還告訴宋兵：「你們可多加小心，別被他打死就行。」這些宋兵就跟他展開車輪戰術了。孟春達下山好幾次呀，也累得腦袋見汗了，最後他催馬收兵回去了，「啊，他\*的，這幫小子，起鬨。」天黑下來之後，他坐在大廳裡頭，心裡頭琢磨：他們來打我，我就不能打你們嗎？今天哪，我就偷營劫寨去，我把你糧草哇全劫來，我這幾千人啊，夠吃好幾年的。

「眾嘍兵，今天晚上跟著大寨主，偷營劫寨去。」

「大寨主什麼時候起身呢？」

「一更來天吧。」

一更多天，他帶著一千多人，上了寶馬花斑豹，手使銅人槊，悄悄下山了。「呼嚕呼嚕……」，離營門不遠了，孟春達一看高興了：「嘿嘿……宋軍呢，白天打仗也累了，行軍也累了，那門軍在營門裡抱著大槍直打盹呀，都困啦，哼哼，我把營門打開，闖到營裡頭，我去打，你們就給我劫糧車。」

孟春達倆銅人一拼，催馬上前，照定營門，「小子，嘿，老爺我來了。」啪，咔嚓，把營門給打倒了，他催馬往裡一闖。

「撲通」，孟春達連人帶馬掉進了陷馬坑，「喂，這是怎麼了？」孟春達呀弄得糊裡巴塗的：「誰挖的坑把我整裡頭來了？」

這工夫，宋兵衝出來，把他的一千嘍囉兵呀，殺的殺，拿的拿，全打散了，敗潰一部分，逃上山去，林素娘騎著馬，把大刀往背後一背，周圍挑著燈籠，把孟春達就圍到了陷馬坑當中，「姓孟的，還跑得了嗎？」

「呵，大姑，誰給我挖的坑？」

「我給你挖的。」

「那你怎麼知道我來呢？」

「我料你必來。把他綁起來。」

把孟春達由裡頭給搭出來，就把他給綁上了。「押進大帳！」林素娘坐在大帳當中，宋軍把孟春達就推進帳來。

「孟春達，你願意死願意活呀？」

「什麼叫願意死願意活呀？」

「你要願意死，當時我就把你殺了，你要願意活，我收你在帳下聽令，然後呢，你叫這幾千嘍兵婦順於宋營。」

「那不行，那你管著我呀，我不乾。」

林素娘說：「你要當真不聽我良言相勸，那我就推出帳外宰了你。」

「那麼容易呀，我跑嘍。」「呸」他把兩膀一晃，繩子全掙斷了。林素娘一看，這傢伙好大的力氣。

「孟春達你還想跑嗎？」

「那當然了，告訴你說，我不服哇。你挖個坑套住我，象套狗熊那樣，要真是把我打敗了，那我就服你。」

「孟春達呀，你現在我的大營，是我的階下之囚，你

還想跑嗎？」

「你罵誰是球？我看你才是球呢。」

林素娘樂了，因為孟春達沒文化，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。

「走嘍。」他撒腿就往外跑，眾戰將全起來了：

「元帥，還不把他亂箭射死！」元帥一擺手：

「不行，不能要他的命，此人愚魯，可收歸我用，來呀，既然他跑，咱們就放他出營。」

孟春達呀，雖然他往外跑，但他耳朵好使，林素娘說的話他聽見了，「呵，放我跑哇，那我就走了。」孟春達到外面，恰巧，馬和兵器尚在帳外，他上了寶馬花斑豹，拿著那對銅孩子，催馬就出營，營裡頭一個擋他的都沒有，兩邊整個給他閃開一條道路。他催馬就出營了，一氣跑回高山。到聚義廳外頭下了馬，嘍兵把他接進去，「寨主，您多受驚了。」「寨主受驚了。」

「唉，好說，不受驚。」

「寨主，你不是被他們把你抓住了嗎？怎麼又回來了？」

「別提了，他們元帥夠意思，沒殺我，把我放回來了，我呀得想辦法，不管是元帥還是營裡的主將，我得抓住一個，再把他放回去，一還一報，顯得咱們呢，也是大仁大義。」

「那咱們想什麼辦法抓他們呢？」

「是啊，咱們大伙出個主意，要不咱們挖個坑，等他們來了，讓他們掉裡頭，咱們也把他抓住。」

「寨主，那他們能上當嗎？」

「可說呢，那咱們再挖坑，也就不新鮮了，你們這幫小子，跟我一樣直腸子，一點花花道也沒有。」

第二天一早晨，他們剛吃完飯，山底下炮聲陣陣，殺聲沖天，宋軍又在攻山了。跑進一名嘍兵，趕忙稟報孟春達：「大寨主，山下宋軍正在攻山。」

「他娘的，他們又來了，怎麼辦呢？他們人多勢眾，我想抓他們一個也不容易。喂，我說小子們，你們一點辦法也沒有？我得想法拿他們一員大將呀。」

「寨主，您要是想抓他們一員大將的話，唉，我有辦法。」

「小子，你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我看哪，你對咱們的地形最熟悉，他們山下攻山哪，你不跟他們打，你在後寨門下山，順著小道繞到他們大營裡去，端了他們老窩，到裡頭拿他一員大將，然後，你把他拿到山上，再把他放了，這不就是一還一報嗎，您把臉兒不就轉回來了嗎？」

「小子，行，有你的，那就這麼辦，你們可把山給我守住了，把住寨門，千萬可別讓他們攻進來。」

「您放心吧。」

「好啦，那我去了。」孟春達渾身上下紮束停當，上了寶馬花斑豹，拿著這對獨腳銅人槊，催馬出了後寨門，順著山坡他就下來了，穿過樹林，直奔宋營的南營門。這陣兒中營裡頭哇，就刺樂寶和唐鐵牛在中軍大帳鎮守，林素娘去攻山了，唐鐵牛在裡頭沏了一壺茶，心想：「我呀，也清靜一會吧。」美滋滋的正在那品茶呢，宋軍突然來到裡頭：